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一一〇回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王鳳姐力詘失人心

卻說賈母坐起說道：「我到你們家已經六〇多年了，從年輕的時候到老來，福也享盡了。自你們老爺起，兒子孫子也都算是好的了。就是寶玉呢，我疼了他一場一一」說到那裡，拿眼滿地下瞅著。王夫人便推寶玉走到床前。賈母從被窩裡伸出手來拉著寶玉，道：「我的兒，你要爭氣纔好！」寶玉嘴裡答應，心裡一酸，那眼淚便要流下來，又不敢哭，只得站著。聽賈母說道：「我想再見一個重孫子，我就安心了。我的蘭兒在那裡呢？」李紈也推寶玉上去。賈母放了寶玉，拉著寶蘭，道：「你母親是要孝順的。將來你成了人，也叫你母親風光風光！一一鳳丫頭呢？」

鳳姐本來站在賈母旁邊，趕忙走到跟前，說：「在這裡呢。」賈母道：「我的兒，你是太聰明了，將來修修福罷！我也沒有修什麼，不過心實吃虧。那些吃齋念佛的事我也不大幹，就是舊年叫人寫了些《金剛經》送人，不知送完了沒有？」鳳姐道：「沒有呢。」賈母道：「早該施捨完了纔好。我們大老爺和珍兒是在外頭樂了；最可惡的是史丫頭沒良心，怎麼總不來瞧我！」鴛鴦等明知其故，都不言語。

賈母又瞧了一瞧寶釵，歎了口氣，只見臉上發紅。賈政知是迴光返照，即忙進上參湯。賈母的牙關已經緊了，合了一回眼，又睜著滿屋裡瞧了一瞧。王夫人寶釵上去，輕輕扶著，邢夫人鳳姐等便忙穿衣。地下婆子們已將床安設停當，鋪了被褥。聽見賈母喉間略一響動，臉變笑容，竟是去了。享年八〇三歲。眾婆子忙忙停床。

於是賈政等在外一邊跪著，邢夫人等在內一邊跪著，一齊舉起哀來。外面家人各樣預備齊全，只聽裡頭信兒一傳出來，從榮府大門起至內宅門，扇扇大開，一色淨白紙糊了；孝棚高起，大門前的牌樓立時豎起；上下人等登時成服。

賈政報了丁憂，禮部奏聞。主上深仁厚澤；念及世代功勳，又係元妃祖母，賞銀一千兩，諭禮部主祭。家人們各處報喪。眾親友雖知賈家勢敗，今見聖恩隆重，都來探喪。擇了吉時成殮，停靈正寢。

賈赦不在家，賈政為長；寶玉、賈環、賈蘭是親孫，年紀又小，都應守靈。賈璉雖也是親孫，帶著賈蓉，尚可分派家人辦事。雖請了些男女外親來照應，內裡邢王二夫人、李紈、鳳姐、寶釵等是應靈旁哭泣的。尤氏雖可照應，他自賈珍外出，依住榮府，一向總不上前，且又榮府的事不甚諳練。賈蓉的媳婦更不必說。惜春年小，雖在這裡長的，他於家事全不知道。一一所以內裡竟無一人支持。只有鳳姐可以照管裡頭的事，況又賈璉在外作主，裡外他二人，倒也相宜。

鳳姐先前仗著自己的才幹，原打量老太太死了，他大有一番作用。邢王二夫人等本知他曾辦過秦氏的事，必是妥當，於是仍叫鳳姐總理裡頭的事。鳳姐本不應辭，自然應了，心想：「這裡的事本是我管的。那些家人更是我手下的人。太太和珍大嫂子的人本來難使喚，如今他們都去了。銀項雖沒有對牌，這宗銀子卻是現成的。外頭的事又是我們那個辦。雖說我現今身子不好，想來也不致落衰貶，必比寧府裡還得辦些。」心下已定，且待明日接了三，後日一早分派。便叫周瑞家的傳出話去，將「花名冊」取上來。

鳳姐一一的瞧了，統共男僕只有二〇一人，女僕只有〇九人，餘者俱是些丫頭，連各房算上，也不過三〇多人，難以派差。心裡想道：「這回老太太的事倒沒有東府裡的人多。」又將莊上的弄出幾個，也不敷差遣。正在思量，只見一個小丫頭過來說：「鴛鴦姐姐請奶奶。」鳳姐只得過去。只見鴛鴦哭得淚人一般，一把拉著鳳姐兒，說道：「二奶奶請坐，我給二奶奶磕個頭。雖說服中不行禮，這個頭是要磕的！」鴛鴦說著跪下，慌的鳳姐趕忙拉住，說道：「這是什麼禮？有話好好的說！」鴛鴦跪著，鳳姐便拉起來。鴛鴦說道：「老太太的事，一應內外，都是二爺和二奶奶辦。這宗銀子是老太太留下的。老太太這一輩子也沒有糟蹋過什麼銀錢，如今臨了這件大事，必得求二奶奶體體面面的辦一辦纔好！我方纔聽見老爺說什麼『詩云子曰』，我也不懂；又說什麼『喪與其易，寧戚』，我更不明白。我問寶二奶奶，說是老爺的意思：老太太的喪事，只要悲切纔是真孝，不必糜費，圖好看的念頭。我想老太太這樣一個人，怎麼不該體面些？我雖是奴才丫頭，敢說什麼？只是老太太疼二奶奶和我這一場，臨死了還不叫他風光風光？我想二奶奶是能辦大事的，故此，我請二奶奶來，求作個主意！我生是跟老太太的人，老太太死了，我也是跟老太太的！若是瞧不見老太太的事怎麼辦，將來怎麼見老太太呢？」

鳳姐聽了這話來的古怪，便說：「你放心，要體面是不難的。雖是老爺口說要省，那勢派也錯不得。便拿這項銀子都花在老太太身上，也是該當的。」鴛鴦道：「老太太的遺言說，所有剩下的東西是給我們的，二奶奶倘或用著不夠，只管拿這個去折變補上。就是老爺說什麼，也不好違了老太太的遺言。況且老太太分派的時候，不是老爺在這裡聽見的麼？」鳳姐道：「你素來最明白的，怎麼這會子這樣的著急起來了？」鴛鴦道：「不是我著急，為的是太太太是不管事的，老爺是怕招搖的。若是二奶奶心裡也是老爺的想頭，說抄過家的人家，喪事還是這麼好，將來又要抄起來，也就不顧起老太太來，怎麼樣呢？我呢，是個丫頭，好歹礙不著，到底是這裡的聲名！」鳳姐道：「我知道了。你只管放心，有我呢。」鴛鴦千恩萬謝的託了鳳姐。

那鳳姐出來，想道：「鴛鴦這東西好古怪！不知打了什麼主意？論理，老太太身上本該體面些，一一噯！且別管他，只按著舊們家先前的樣子辦去。」於是叫旺兒家的來，把話傳出去，請二爺進來。

不多時，賈璉進來說道：「怎麼找我？你在裡頭照應著些就是了。橫豎作主是老爺太太們，他說怎麼著，我們就怎麼著。」鳳姐道：「你也說起這個話來了，可不是鴛鴦說的話應驗了麼？」賈璉道：「什麼鴛鴦的話？」鳳姐便將鴛鴦請進去的話述了一遍。賈璉道：「他們的話算什麼！剛纔二老爺叫我去，說：『老太太的事固要認真辦理，但是知道的呢，說是老太太自己結果自己；不知道的，只說僑們都隱匿起來了，如今很寬裕。老太太的這宗銀子用不了，誰還要麼？仍舊該用在老太太身上。老太太是在南邊的，雖有墳地，卻沒有陰宅。老太太的靈是要歸到南邊去的。留這銀子在祖墳上蓋起些房屋來，再餘下的，置買幾頃祭田。僑們回去也好；就是不回去，便叫那些貧窮族中住著，也好按時按節，早晚香，時常祭掃祭掃。』你想這些話可不是正經主意麼？據你的話，難道都花了罷？」

鳳姐道：「銀子發出來了沒有？」賈璉道：「誰見過銀子？我聽見僑們太太聽見了二老爺的話，極力的攛掇二太太和二老爺說：『這是好主意！』叫我怎麼著？現在外頭棚杠上要支幾百銀子，這會子還沒有發出來。我要去，他們都說有，先叫外頭辦了，回來再算。你想，這些奴才，有錢的早溜了。按著冊子叫去，有說告病的，有說下莊子去了的。剩下幾個走不動的，只有賺錢的能耐，還有賠錢的本事麼？」鳳姐聽了，呆了半天，說道：「這還辦什麼！」

正說著，見來了一個丫頭，說：「太太的話，問二奶奶：今兒第三天了，裡頭還很亂，供了飯，還叫親戚們等著嗎？叫了半天，上了菜，短了飯：這是什麼辦事的道理？」鳳姐急忙進去吆喝人來伺候，將就著把早飯打發了。偏偏那日人來的多，裡頭的人都死眉瞪眼的。鳳姐只得在那裡照料了一會子，又惦記著派人，趕著出來，叫了旺兒家的傳齊了家下女人們，一一分派了。眾人都答應著不動。鳳姐道：「什麼時候？還不供飯？」眾人道：「傳飯是容易的，只要將裡頭的東西發出來，我們纔好照管去。」鳳姐道：「糊塗東西！派定了你們，少不得有的。」眾人只得勉強應著。

鳳姐即往 upper 房去取發應用之物，要去請示邢王二夫人，見人多難說，看那時候已經日漸平西了，只得找了鴛鴦，說要老太太存的那一分傢伙。鴛鴦道：「你還問我呢！那一年二爺當了，贖了來了麼？」鳳姐道：「不用銀的金的，只要那一分平常使的。」鴛鴦道：「太太太太珍大奶奶屋裡使的是那裡來的？」鳳姐一想不差，轉身就走，只得到王夫人那邊找了玉釧彩雲，纔拿了一份出來，急忙叫彩明登賬，發與眾人收管。

鴛鴦見鳳姐這樣慌張，又不好叫他回來，心想：「他頭裡作事，何等爽利周到！如今怎麼掣肘的這個樣兒？我看這兩三天連一點頭腦都沒有，不是老太太白疼了他了嗎？」那裡知邢夫人一聽賈政的話，正合著將來家計艱難的心，巴不得留一點子作個收局。

況且老太太的事原是長房作主。賈赦雖不在家，賈政又是拘泥的人，有件事便說：「請大太太的主意。」邢夫人素知鳳姐手腳大，賈璉的鬧鬼，所以死拿住不放鬆。鴛鴦只道已將這項銀兩交了出去了，故見鳳姐掣肘如此，卻疑為不肯用心，便在賈母靈前嘮嘮叨叨哭個不了。

邢夫人等聽了話中有話，不想到自己不令鳳姐便宜行事，反說：「鳳丫頭果然有些不用心！」王夫人到了晚上，叫了鳳姐過來，說：「僑們家雖說不濟，外頭的體面是要的。這兩三天人來人往，我瞧著那些人都照應不到，想必你沒有吩咐。——還得你替我們操點心兒纔好！」鳳姐聽了，呆了一會，要將銀兩不湊手的話說出來，但只銀錢是外頭管的，王夫人說的是照應不到。鳳姐也不敢辯，只好不言語。邢夫人在旁說道：「論理，該是我們做媳婦的操心，本不是孫子媳婦的事，但是我們動不得身，所以託你。你是打不得撒手的！」

鳳姐紫漲了臉，正要回說，只聽外頭鼓樂一奏，是燒黃昏紙的時候了，大家舉起哀來，又不得說。鳳姐原想回來再說，王夫人催他出去料理，說道：「這裡有我們呢，你快快兒的去料理明兒的事罷。」

鳳姐不敢再言，只得含悲忍泣的出來，又叫人傳齊了眾人，又吩咐了一會，說：「大娘孀子們可憐我罷！我上頭捱了好些話，為的是你們不齊截，叫人笑話，明兒你們豁出些辛苦來罷！」那些人回道：「奶奶辦事，不是今兒個一遭兒了，我們敢違拗嗎？只是這回事，上頭過於累贅！只說打發這頓飯罷；有在這裡吃的，有要在家裡吃的；請了這位太太，又是那位奶奶不來。諸如此類，那裡能齊全？還求奶奶勸勸那些姑娘們少挑飭就好了。」鳳姐道：「頭一層是老太太的丫頭們是難纏的，太太們的也難說話，叫我說誰去呢？」眾人道：「從前奶奶在東府裡還是管事，要打要罵，怎麼那樣鋒利？誰敢不依？如今這些姑娘們都壓不住了？」鳳姐歎道：「東府裡的事，雖說託辦的，太太雖在那裡，不好意思說什麼。如今是自己的事情，又是公中的，人人說得話。再者，外頭的銀錢也叫不靈；即如棚裡要一件東西，傳出去了，總不見拿進來，這叫我什麼法兒呢？」眾人道：「二爺在外頭，倒怕不應付麼？」鳳姐道：「還提這個！他也是那裡為難。第一件，銀錢不在他手裡，要一件得回一件，那裡湊手？」眾人道：「老太太這項銀子不在二爺手裡麼？」鳳姐道：「你們回來問管事的就知道了。」眾人道：「怨不得！我們聽見外頭男人抱怨說：這麼件大事，僑們一點摸不著，淨當苦差，叫人怎麼能齊心呢？」

鳳姐道：「如今不用說了。眼目前的事，大家留些神罷。倘或鬧的上頭有了什麼說的，我可和你們不依。」眾人道：「奶奶要怎麼樣，我們敢抱怨嗎？只是上頭一人一個主意，我們實在難周到。」鳳姐聽了也沒法，只得央及道：「好大娘們！明兒且幫我一兩天。等我把姑娘們鬧明白了，再說罷了。」眾人聽命而去。

鳳姐一肚子的委屈，愈想愈氣，直到天亮，又得上去。要把各處的人整理整理，又恐邢夫人生氣；要和王夫人說，怎奈邢夫人挑唆。這些丫頭們見邢夫人等不助著鳳姐的威風，更加作踐起他來。幸得平兒替鳳姐排解，說是：「二奶奶巴不得要好，只是老爺太太們吩咐了外頭，不許糜費，所以我們二奶奶不能應付到了。」說過幾次，纔得安靜些。

雖說僧道道懺，甲祭供飯，絡繹不絕，終是銀錢吝嗇，誰肯踴躍，不過草草了事。連日王妃詔命也來的不少。鳳姐也不能上去照應，只好在底下張羅；叫了那個，走了這個；發一回急，央及一迴；支吾過了一起，又打發一起。別說鴛鴦等看去不像樣，連鳳姐自己心裡也過不去了。

邢夫人雖說是冢婦，仗著「悲戚為孝」四個字，倒也都不理會。王夫人只得跟著邢夫人行事，餘者更不必說了。獨有李紈瞧出鳳姐苦處，卻不敢替他說話，只自歎道：「俗話說的：『牡丹雖好，全仗綠葉扶持』，太太們不虧了鳳丫頭，那些人還幫著嗎？若是三姑娘在家還好，如今只有他幾個自己的人瞎張羅，背前面後的也抱怨：說是一個錢摸不著，臉面也不能剩一點兒！老爺是一味的盡孝，庶務上頭不大明白。這樣的一件大事，不撒幾幾個錢就辦的開了麼？可憐鳳丫頭鬧了幾年，不想在老太太的事上，只怕保不住臉了！」於是抽空兒叫了他的人來，吩咐道：「你們別看著人家的樣兒，也糟蹋起璉二奶奶來。別打量什麼穿孝守靈就算了大事了，不過混過幾天就是了。看見那些人張羅不開，就插個手兒，也未為不可。這也是公事，大家都該出力的。」那些素服李紈的人都答應著說：「大奶奶說的很是，我們也不敢那麼著。只聽見鴛鴦姐姐們的口話兒，好像怪璉二奶奶的似的。」李紈道：「就是鴛鴦，我也告訴過他。我說璉二奶奶並不是在老太太的事上不用心，只是銀子錢都不在他手裡，叫他巧媳婦還作的上沒米的粥來嗎？如今鴛鴦也知道了，所以也不怪他了。只是鴛鴦的樣子竟是不像從前了，這也奇怪：那時候有老太太疼他，倒沒有作過什麼威福；如今老太太死了，沒有了仗腰子的了，我看他倒有些氣質不大好了。我先前替他愁，這會子幸喜大老爺不在家，纔躲過去了；不然，他有什麼法兒？」

說著，只見賈蘭走來說：「媽媽，睡罷。一天到晚，人來客去的也乏了，歇歇罷。我這幾天總沒有摸摸書本兒。今兒爺爺叫我家裡睡，我喜歡的很，要理個一兩本書纔好，別等脫了孝再都忘了。」李紈道：「好孩子，看書呢，自然是好的，今兒且歇歇罷，等老太太送了殯再看罷。」賈蘭道：「媽媽要睡，我也就睡在被窩裡頭想想也罷了。」眾人聽了，都誇道：「好哥兒！怎麼這點年紀，得了空兒就想到書上？不像寶二爺娶了親的人還是那麼孩子氣：這幾日跟著老爺跪著，瞧他很不受用，巴不得老爺一動身就跑過來找二奶奶，不知唧唧咕咕的說些什麼。甚至弄的二奶奶都不理他了，他又去找琴姑娘。琴姑娘也躲著他，邢姑娘也不很和他說話，倒是僑們本家兒的什麼喜姑娘四姑娘咧，哥哥長，哥哥短的他親密。我們看那寶二爺除了和奶奶姑娘們混混，只怕他心裡也沒有別的事，白過費了老太太的心，疼了他這麼大，那裡及蘭哥兒一零兒呢！大奶奶將來是不愁的了。」李紈道：「就好也還小呢。只怕到他大了，僑們家還不知怎麼樣了呢！環哥兒你們瞧著怎麼樣？」眾人道：「那一個更不像樣兒了！兩隻眼睛倒像個活猴兒似的，東溜溜，西看看。雖在那裡嘍喪，見了奶奶姑娘們來了，他在孝幔子裡頭淨偷著眼兒瞧人呢！」

李紈道：「他的年紀其實也不小了。前日聽見說，還要給他說親呢，如今又得等著了。噯！還有一件事：僑們家這些人，我看來也是說不清的！且不必說閒話兒，後日送殯，各房的車是怎麼樣？」眾人道：「璉二奶奶這幾天鬧的像失魂落魄的樣兒了，也沒見傳出去。昨兒聽見外頭男人們說：二爺派了蓄二爺料理，說是僑們家的車也不夠，趕車的也少，要到親戚家去借去呢。」李紈笑道：「車也都是借得的麼？」眾人道：「奶奶說笑話兒了，車怎麼借不得？只是那一日所有的親戚都用車，只怕難借，想來還得僱呢。」李紈道：「底下人的只得僱，上頭白車也有僱的麼？」眾人道：「現在大太太，東府裡的大奶奶小蓉奶奶都沒有車了，不僱，那裡來的呢？」李紈聽了，歎息道：「先前見有僑們家裡的太太奶奶們坐了僱的車來，僑們都笑話，如今輪到自己頭上了！你明兒去告訴你們的男人：我們的車馬，早早的預備好了，省了擠。」眾人答應了出去。不提。

且說史湘雲因他女婿病著，賈母死後，只來了一次，屈指算是後日送殯，不能不去。又見他女婿的病已成癆症，暫且不妨，只得坐夜前一日過來。想起賈母素日疼他；又想到自己命苦，剛配了一個才貌雙全的女婿，性情又好，偏偏的得了冤孽症候，不過捱日子罷了：於是更加悲痛，直哭了半夜。鴛鴦等再三勸慰不止。

寶玉瞅著也不勝悲傷，又不好上前去勸。見他淡粧素服，不敷脂粉，更比未出嫁的時候猶勝幾分。回頭又看寶琴等也都是淡素粧飾，丰韻嫣然。獨看到寶釵渾身掛孝，那一種雅致比尋常穿顏色時更自不同。心裡想道：「古人說：千紅萬紫，終讓梅花為魁。看來不止為梅花開的早，竟是那『潔白清香』四字真不可及了。但只這時候若有林妹妹，也是這樣打扮，更不知怎樣的丰韻呢！」想到這裡，不覺的心酸起來，那淚珠兒便一直的滾下來了，趁著賈母的事，不妨放聲大哭。

眾人正勸湘雲，外間忽又添出一個哭的人來。大家只道是想著賈母疼他的好處，所以悲傷，豈知他們兩個人各自有各自的眼淚？這場大哭，招得滿屋的人無不下淚。還是薛姨媽李孀娘等勸住。

次日乃坐夜之期，更加熱鬧。鳳姐這日竟支撐不住，也無方法，只得用盡心力，甚至咽喉嚥啞。敷衍過了半日，到了下半天，親友更多了，事情也更繁了，瞻前不能顧後。正在著急，只見一個小丫頭跑來說：「二奶奶在這裡呢！怪不得大太太說：裡頭人多，照應不過來，二奶奶是躲著受用去了！」鳳姐聽了這話，一口氣撞上來，往下一咽，眼淚直流，只覺得眼前一黑，嗓子裡一

甜，便噴出鮮紅的血來，身子站不住，就蹲倒在地。幸虧平兒急忙過來扶住。只見鳳姐的血一口一口的吐個不住。未知性命如何，下回分解。